

令人懷念的沙國椰棗

【大鵬隨筆專欄】第2469期 112/03/01

民國一二年過年時，一盒夾著核桃的椰棗禮盒，讓主任委員憶起自民國四、五〇年代至今過年時，臺灣年節待客零食的演進。這盒核桃椰棗也讓主委想起四十年前在沙烏地任副武官時，對當地椰棗及沙漠生活的見聞。沙國椰棗入口甜而不膩，色香味俱全，是行走沙漠的主食。這盒椰棗雖非沙國品種，卻帶來有關沙國椰棗的甜蜜回憶。



少年攀上沙烏地的椰棗樹，摘取美味的椰棗，十分快樂。
(圖／輔導會)

今年過年的時候，收到一盒椰棗內夾著核桃的禮盒，吃在嘴裡卻給我帶來不少的回憶。

憶兒時民國四、五〇年代過年時，應景接待客人用的高級品，只有外裹紅白糖粉的花生糖、多色圓珠糖、餅乾及瓜子類食品，每到這個時候，孩子們嘴裡吃的、口袋塞的都是糖，真是快樂無比！

到民國六〇年代就有了各式各樣的蜜餞，還記得我最喜愛醃製的橄欖，酸甜可口，吃起來一個一個，真過癮！吃完舌頭都染成了黃色，那時誰懂得什麼是色素、塑化劑？過年嘛！有得吃的，哪個孩子不快樂啊！

曾幾何時，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，過年應景的糖果、餅乾，就有了牛軋糖、南棗核桃糕及各式的巧克力等高級品了，但那股糖吃個不停，所帶來口腔與身心的滿足感，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遞減了。這



沙烏地的椰棗樹不高，不難摘取椰棗。（圖／輔導會）



美國也產椰棗，但風味與沙烏地的椰棗不同。
(圖／本刊編輯部)



沙烏地椰棗是好吃的甜食。
(圖／本刊編輯部)

盒椰棗核桃是粒粒皆有包裝的高級應景食品，卻讓我又回到了四十餘年前在沙烏地任副武官時，對椰棗的美好回憶。

首先要介紹我認識與享用過的沙國椰棗，它體型略長，如大拇指大小，棗肉剖開是與種子分離的，入口甜而不膩，其深咖啡的色澤加以肉質細嫩，可用色香味俱全來形容，保證你會吃了一粒又一粒。

沙國椰棗樹不甚高聳，也會長滿一串串的椰棗，有些椰棗樹上的椰棗垂手可得。在我記憶中，椰棗樹會先開花，花謝後生出淺綠色的小果，一不注意它，就變成了橘黃色，等變成暗紅色就表示快成熟了，因常在萬里無雲的太陽下曝曬，加上炎熱的沙漠氣溫烘焙，就成了深咖啡色的沙漠瑰寶。

我曾好奇地問阿拉伯朋友，當你們在沙漠一行數周之久，在沙漠裡吃什麼維生素呢？他們告訴我：「吃椰棗啊！每天早上也會喝至少三十西西的橄欖油，防皮膚乾燥；水是極珍貴的，有時還得分給駱駝喝呢？所以駝奶也是我們生活中



椰棗樹上將成熟的椰棗呈暗紅色，十分誘人。（圖／輔導會）

取用的寶貴資源啊！」
我有附幾張圖片，來突顯沙漠椰棗的特色，但這盒夾有核桃的椰棗，我卻可以斷定那不是沙國出產的，因為外型就不像；再有一個特點是：沙國的椰棗幾乎都是在樹上成熟的，吃到嘴裡不覺得有外皮，當然不會有棗皮渣。

我去過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土桑市（Tucson），那也是個沙漠裡的城市，超市裡有各式各樣當地的椰棗，我好奇地買來享用，發現與沙國的椰棗大不相同，很好區分，因為這種椰棗是商業化產品，是用機器催熟烘乾的，外層不但有皮，而且是皮肉分離裂開的，吃在嘴裡就會懷念起沙國的椰棗。我也去過以色列，在他們沙漠裡產的椰棗，我在綜合市場裡也品嚐過，發現也非自然成熟的，比較之下當然還是沙國的椰棗好吃！

這盒椰棗即使我分辨出它不是來自沙國，但還是吃它一、二粒，給自己帶來懷念沙國椰棗的甜蜜回憶吧！